

哲学·建筑·民主

——钱学森会见鲍世行、顾孟潮 吴小亚时讲的一些意见

1996年6月15日至17日在长沙湖南大学、岳麓书院举行了“建筑与文化”1996国际学术讨论会(1996'ISAC)。学森先生对本次讨论会的召开一直寄予深切的关注。6月4日,他在会见鲍世行等同志时发表了长时间的热情谈话,特别是针对会议的讨论提出了三点指导意见。这些意见已传送到会议,使到会代表受到了鼓舞,并从中得到了启迪,开拓了思路,兹刊发于次。

编者

一 要坚定不移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

我早年在上海交大学习铁道机械工程,记得毕业设计就是画火车头,所以当时我算是一个铁道机械工程师。后来受“科学技术救国”思想的影响,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航空工程。可是毕业后当时的美国公司不接受中国人去工作,于是只好改行到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,学习航空理论。加州理工学院有个特点,工科博士生同时要学一些基础理论的学科。当时,我就选修了数学,又旁听了好多物理的课程,如量子力学、统计力学、相对论等。我的导师主张学生的知识面要宽,他本人的知识面也很宽,对什么都感兴趣。学校也赞成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,拓展学生的知识面,但那仅是工程技术与基础理论学科之间的交流,还没有跨越到社会科学。

我回国后一直忙于工作,没有时间深思,也没有考虑知识体系的问题,倒是文化大革命给了我很大的促进。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到,不懂社会科学不行,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行。我就自学了一点。学了以后,就觉得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讲的这些话对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确实有启示指导作用。从那以后,我就把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联系起来,从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角度来看问题。这就是解放思想,要多向各行各业的专家们请教,和你们讨论也是如此。

中国的社会科学、哲学工作者中,有两种人我是不赞成的:一种人死抱书本,教条主义;还有一种人盲目崇拜西方,崇洋迷外。这都不对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死抱书本,我有亲身体会。二十多年前,有一次我们请国防科委政治部的同志讲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,讲到科学技术内容,他完全照本宣科。我实在憋不住了,就告诉他现在的科学技术早已不是那么回事了,他却说书上就是这么讲的!还有位同志对我讲,在50年代他听苏联专家讲课,觉得内容好像很熟悉,把讲义和马列著作一对照,才发现整段都是抄的马列原著,看来苏联专家是死抠书本的。学习马克思主义,不抓住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东西,搞形而上学是不行的。要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指导我们工作,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。但是,同时也要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,不是固定的、一成不变的,会随着人们的经验和社会实践不断深化而发展,所以不能机械地死抠书本。另外,现在的情况是有的人在坚持马列主义,而有些人则走偏了路,反对马列主义哲学,这就更不对了。现阶段坚持马列主义哲学,就是要正确理解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。包括建筑学在内,也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,既不能仿古不变,又不能跟着外国人跑,要有自己的独创。

二 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大学科学部门——建筑科学

最近看了顾孟潮的论文(注:指《建筑哲学概论》讲课内容和《建筑学报》1996年第一期《信息·思维·创造——空间环境设计创造思维特点与思维类型》一文)和这本书(注:指台湾叶树源教授著《建筑与哲学观》一书)得到一些启发,建筑真正的科学基础要讲环境等等。这个观点要好好地学,思想才真正开阔。

现在建筑科学里面认为是基础理论的东西,实际上是我说的第二个层次的学问,属技术科学层次,就是怎么样把基础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,即中间的过渡层次。现在建筑系的学生学的,重在技术和艺术技巧的运用,这是第三层次,实际工程技术层次了。顾孟潮和叶树源讲的给我启发,建筑与人的关系,实际上是讲建筑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,即真正的建筑学。再进一步是把建筑科学提高到哲学,概括到哲学,那就是我在给叶教授信中说的:你

到底是唯心主义，还是唯物主义？

真正的建筑哲学应该研究建筑与人、建筑与社会的关系。从前封建社会的皇帝，他对建筑是什么观点？显然，不可能和我们的观点相同，因为他是封建统治者。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，深知在美国那样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里，真正说了算的不是人民，而是大资本家。大资本家有自己的庄园，象皇帝宫殿花园一样。老百姓住的是什么建筑？即使是中产阶级，那也差多了。这种生活我是尝到过了，那时我当教授，和我爱人还要天天打扫卫生、做饭。至于穷人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因为那是资本主义社会。它的建筑为的是资本家。中国科学院原来的书记张劲夫，后来当财政部长时，与美国有接触。有一次他到美国去访问，回来后对我说，这下我真的知道美国是怎么回事了：有位大资本家请他去他住的庄园作客，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参谋班子——那才是美国的精英。他发现那些二把手、三把手都相当有水平，要是到政府任职，起码也能当部长，而一把手是不露面的，只出谋划策，为他的老板服务。所以他们的建筑也是为这个制度服务的，而我们的建筑为的是人民，为人民服务。

另外，建筑是科学技术。开始是砖石结构、土石结构、砖木结构……现在是什么结构？科学是不断发展的。前几天看到《经济日报》上的文章讲“塑钢窗”。你们看，我的窗户是 50 年代建的，是木窗，现在有了塑钢窗、铝合金窗等等，将来科学技术发展了，还会有更新的材料。建筑与科学技术是密切相关的。

各位考虑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门科学，就是真正的建筑科学，它要包括的第一层次是真正的建筑学，第二层次是建筑技术性理论包括城市学，然后第三层次是工程技术包括城市规划。三个层次，最后是哲学的概括。这一大部门学问是把艺术和科学揉在一起的，建筑是科学的艺术，也是艺术的科学。所以搞建筑是了不起的，这是伟大的任务。我们中国人要把这个搞清楚了，也是对人类的贡献。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，一定要用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，要看到人以及人所需要的建筑。建立一个大的科学部门，不只是一两门学科。这么看来，我原来建议十大部门，现在是十一大部门了。这些问题请大家考虑。

三 学术民主非常重要

我从前在中国科协工作过几年，感到学术不够民主，教授、权威压制得太厉害。我在科协会上讲过不只一次，但还是解决不了。这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大问题。在学术民主方面，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体会很深。当时，学校经常有讨论会，通常是一个人先做发言，所谓“主题介绍”，介绍学科领域的情况，大约讲 40 分钟，然后讨论一小时，大家七嘴八舌都可以讲。那时，我不过是个研究生，也参加讨论，这是允许的。主持会议的教授有时也讲，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偶尔说着说着，教授会说他刚才讲的不对，收回。就这样子，在学术问题上很讲民主，最后还要集中。怎么集中呢？就是讨论到最后，教授作个 10 到 15 分钟的总结：我们今天解决了什么问题，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，以后需要再进一步研究。他从不勉强作结论，但是解决了什么问题，认识到什么程度，他还是要总结说明。学术民主很重要。所谓民主就是党章上规定的原则——民主集中制。比如讨论要有个题目，这就是有领导的民主。要讲民主基础上的集中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。不能一讲民主就没有了集中，一讲集中就没有了民主。这是辩证的关系。

